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五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
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囚
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剝雕琢其熱焦火其寒
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
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儼驕而不可係者
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
堯舜於是乎股無肱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讜兜於崇山投三苗
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
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

立十

一

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
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
斲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昏昏大
亂罪在撻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崐巖之
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

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
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
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
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
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

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
也焦火凝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
雕不琢各全其樸何冰炭之有俛仰之間
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

動之則係天而踴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爲
任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
僨驕僨驕者不可制之勢夫黃帝非爲仁
義也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見迹見則世必
徇之是使物撓也至若堯舜之名皆迹耳

五十

二

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
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嘗
改其足哉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
所異者時世之名未足以名聖人之實雖
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

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立小異
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
求於是有所斲鋸椎鑿之禍雕琢性命遂至
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寵衰情貴賤
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
迹也遂攬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惡
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業僞者
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
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方復攘臂
用迹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也拊揚以

接楫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聖知仁義者
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
生矯詐生而禦侮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
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撻人心治
而感之則是撻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莫
知其鄉也上下囚殺至其寒凝冰則非所
宜撻者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
時也居也淵靜動也懸天憤驕而不可係
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
堯舜爲未至故又言黃帝以仁義撻人心

其旨在於絕聖棄知非其人，有間然也。聖
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攫人心，以我有心
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
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股無肢，至規
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
絕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桀跖之窮
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儒墨畢起，交相疑欺。
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
姓求竭。於是有斲鋸椎鑿之禍，不得不然
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慄而不知。

所以爲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爲以反其性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跂攘臂於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知仁義則是遁天之刑增固而不解重利桀跖使得爲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所制縛所以爲囚殺綽約孟子剛強廉劔所以喪真雕琢所以損樸名爲治之實有

以撻拂之也於是有陰陽之患焦火凝冰
即躁勝寒靜勝熱之意俛仰之間再撫四
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
事淵靜即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僨驕言
其縱逸與心猿意馬喻同法始乎伏羲至

五十一

四

堯舜而迹著又述黃帝之迹而行之以至
股瘦而無肢脛禿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
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為仁
義矜莊其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
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性命不安其能勝天

下之情僞乎於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
則法愈久而迹愈弊故有桀跖曾史之分
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旣喪天下衰矣
性命爛漫百姓竭矣鉞鋸喻仁義繩墨喻
禮法推鑿喻刑辟皆櫻人心之具也故天
下脊脊大亂萬乘之君無以安其位矣殊
死至相望形容囚殺之多而儒墨猶徇仁
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間欲有以救之此
不知本者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
能有功乎接摺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爲

柱梁小者爲接摺鑿杓者鑿頭厠木如柱
頭杓也嚙矢矢之鳴者桁楊因接摺而後
成桎梏因鑿杓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
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桁楊接摺
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櫻人心者則天下
治矣

立十

五

陳詳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
莊子論人心曰僨驕而不可係蓋操之而
不舍者人也放之而不係者天也爲治者
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在宥之

也爲學者不可以天廢人以天廢人非所以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囚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剝之使傷而不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陰陽之氣沴矣其僵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閤而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內也故愁五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僞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夫桀紂貴爲天子臧獲所不爲孔墨窮爲匹夫而宰相所憚

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桀
跖上有曾史也相疑相欺以至脊脊大亂
內刑也殊死桁楊外刑也有外鑠則內刑
至有內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
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絕之戮者辱之接

楛者桁楊之梁接楛非桁楊桁楊因楛楛
而後具鑿杓非桎梏桎梏因鑿杓而後成
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
致故以聖知譬接楛仁義譬鑿杓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撓之而亂排謂毀之進

謂譽之炎涼其外冰炭其內機心一發即徧空際成心縱蕩甚於奔馬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心堯舜又勤苦以養天下爲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是以流放四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疑相

五十一

六

欺德異而真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以處以全其生在位者憂危而莫救也法令之嚴由於櫻撓至刑戮交馳於道術之間者其樞紳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利終成術楊桎梏之害故賢者在位日約

其法昧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
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
暴虐豈非曾史爲桀跖嚙矢哉

庸齋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
鄉合觀尤妙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趨向
下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下皆爲
囚殺自累自苦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
柔項羽涕泣於虞美人是也廉劄圭角雕
琢磨龍石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
消磨了焦火凝水形容其喜怒憂恐一俯

仰間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
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
天也僨同憤僨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
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股無肢髀肉不生
之意脛無毛勞其足也矜梗其血氣猶云

立十

七

柴其內規為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
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下咸服
本舜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
諛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為
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起儒

墨之爭而相疑相譏性命之情到此都狼籍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既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離翹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矣桁楊械也接相枷中橫木楔嚆矢今之響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然後用臧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經所

謂木植之性豈欲規矩鉤繩哉崔瞿不
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
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撓之足矣何作爲
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
以至於爭競囚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爲

柔剛強之道遂廉劓其鋒雕琢其質喜
怒外觸水炭內攻一點沖和幾何而不
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
懸不足爲喻此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
也上古無爲君民各適處混芒而得澹

漢焉黃帝爲治始以仁義撻人心至堯
舜則政治畢具撻之愈深撻之旣深犯
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
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
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

立十

八

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斲鋸推鑿
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
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
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爲治
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

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致亂之由實
爲自召無異置人於墊溺而後褰裳力
拯以爲息非唯彼遭困厄而已亦勞且
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
爲析揚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爲桀跖
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
無欲而民自樸斯爲不治之治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
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八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
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
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

立十

九

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
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頓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
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
可以長生日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
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閑汝外多知爲
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
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
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

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縮乎遠我昏乎人其盡

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

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閑靜
而不夭慎內全其真閉外守其分知無涯
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
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
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為終徒見其一偏

立十

十

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
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
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
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
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

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
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
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
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
以虧之間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
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
是乃問其質也窈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
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
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

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
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
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
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
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

立十

十一

其形將安知乎慎內則塞其兌閉外則閉
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
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
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
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慎守汝
身物將自壯則奚爲而外求哉黃帝又語
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
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
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爲物無窮無
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爲
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
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
爲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間也百昌
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

窮遊無極則以為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
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為常則其
久無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為當也遠我昏
乎不知其為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
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

之靈唯人為最造化之為人不知幾何而
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
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為寶
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疑獨註黃帝為天子歷年已更陰陽之數

以治天下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
其道黃帝欲取天地官陰陽此至命體神
者所爲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形氣精而
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蓋可問
可答者易散而爲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

五十一

十二

散而爲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
其理草木未黃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
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間居不以物
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
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

極窈冥昏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
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
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
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
是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廓
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
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今人死而有升沉之
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淪於幽
陰化爲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
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

耳無聞則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
隔根自內固而形可長生也慎內則真不
散閉外則塵不入此為道日損之意多知
則務日益所以為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
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

五十一

十三

者陰陽之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
而以為終極者以人言之耳皇者王之所
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也光以言
天主以言地蓋得道者出為王入為皇無
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光在下為

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
爲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
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
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游矣無極
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
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
天地合其德故至人之心若鏡物來則應
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緝乎有係物意遠
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
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

爲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詳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
有藏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
則是以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
殘乎老子曰道甚夷而民好遷又曰益生

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
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握苗者哉此所
以上悖日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
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
子告以必靜必清則於外生得之矣故又

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默則視聽不可見聞
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寇故
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
之蠹故必靜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
精此所以貴閉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為顯

立十

十四

故遂於大明之上陰為幽故入於窈冥之
間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和之至也含
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
而形未嘗衰夫道前無始而後無終與有
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體者異光

者陽之精土者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
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爲上而已萬物生於
土又反於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參光則
合其明與天地爲常則合其德當我緝乎
與我合者緝而爲道遠我昏乎與我遠者
昏而爲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
其枝葉以傷根柢此則深根固蒂以存枝
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
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殘矣自

而治天下陽災陰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
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
廣成始告以窈窈冥冥強名道之精昏昏
默默強名道之極不以色爲色不以聲爲
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清則精不
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
故無思三者皆真故神住形留也慎內則
虛心閉外則塞兌蓋懼夫多知之爲敗故
能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

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

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日強純一則沖
和之所聚故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
李淳風天元主物簿云千二百謂之大剋
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
知誰子豈有極上爲皇而下爲王域中之
大也上見光而下爲土同一物也萬物自
生自滅吾亦倏來倏去太虛之門無窮造
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
地爲常不自異也物之當我如絲緒絡然
而不覺物之遠我如暗冥昏然而不知人

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獨存吾有不亡者
是也

庸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
然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
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

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爲物害矣雲不聚
而雨此有而彼無不待黃而落失時也窈
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
而無爲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
無動搖則可長生今修煉之學原於此無

勞無搖此無與多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
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內不動
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也不識不
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
窈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

五十一

十六

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
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
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
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
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

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
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
是知物無窮無測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乎亦指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爲皇下爲
王如天下篇內聖外王皇無爲王有爲非
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爲
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懵然無知舉頭但見
日月底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
於土神奇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者離去人
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

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也緡同冥昏暗也
當我迎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
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
山也爾雅北戴斗極為崆峒山自古雖

立十

十七

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幹運
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
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
者物莫不聽命焉廣成子或云老子亦
不必泥迹但言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

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
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
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
黃帝退而間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
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
無搖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內而言使人
善求之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
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
古窮今可也自有天地陰陽則有人有

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筭斯為無窮無測
而人以為終為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覩
其不化者耳上為皇而下為王此以得
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
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為土言
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
為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
昌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
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為
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

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者縉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乎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

立十

十八

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竒尚恠設爲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騁

水車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
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
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
而取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